

怀安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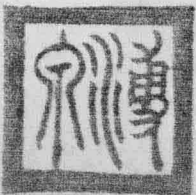
怀安县志

甲戌枉月

李

文

張清泉



文藝，最能統一人類之思想；言志文藝，更足發表自由之精神。兩者各有所長，未可偏廢其一也。况藝文者，思想之結晶，表現文化，悉是賴焉；又烏可以分門戶而忽視乎哉？故本志所錄，不分新舊，不拘雅俚，凡有關地方習俗，及富有時代思想者，一併採入，用表本縣今昔之文化焉。

疏

諫世廟幸顯陵疏

明工部
郎中 岳倫 邑人

恭惟陛下以顯陵遠在承天府欲躬親巡幸相度吉宅駕行有日中外臣民莫不仰歎陛下之孝又重惜陛下之行也臣竊聞之惟王盡制惟聖盡倫大禮本緣於人情聖孝實由於天縱往年睿宗獻皇帝尊號既定之後臣意以爲大享之禮遷陵之議當必相繼而行大小臣工略無異辭邇者大享已成徽號既定適當太皇太后賓天之際陛下始有遷陵之議降諭禮官且欲急於從事扶恙大峪山陵百凡規畫罔不詳盡百官恭覩天顏之戚哭泣之哀莫不私相稱頌謂茲禮之成斷自淵衷同符中外久矣今乃復有此舉臣始不能無議焉何也孔子曰死葬

之以禮斯禮也是人子之至情而不容已者也是天性之至親而不容不盡者也
陛下謂途路之遙體魄之危至欲躬往是陛下一念至孝睿思宸慮所發臣愚以
爲使獻皇帝若在老不聽政陛下卽位將奉迎太上皇高居深宮問安視膳乎抑
睽違數千里之外乎卽今陛下繼統神京爲天地神人之主獻皇帝之靈有一日
而不在陛下之上乎陛下前謂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少我皇考稱宗入廟今月
薦歲禋獻皇帝之靈有一日而不在祖廟之中乎然人心所未安典禮所未備者
獨梓宮尙在承天耳今者念途路之遙體魄之危欲以太皇太后梓宮而合葬之
則途路豈不遙體魄豈不危乎然此陛下孝之至而計之過也况遣官皆德掄材
選誰不仰體聖心恭順從事中間肩行趨步之法量能詳悉當必不煩聖慮雖各
躬自扶輿亦臣子分所當爲况今湖廣河南地方連年稱災民不堪命乘輿所至
雖所司有備然從官之衆六軍之多供億之擾坐派之苦必所不免又近來北虜
驕橫控弦宣大吉囊之猖獗花當之侵擾雖陛下神御密邇本兵隨受方略尙多
失事今遠在承天而奏疏往來動經旬月軍機邊務豈應遲久伏乞陛下堅北遷
之舉斷自聖心不惑浮議使獻皇帝之靈與列聖之靈對峙並建萬世血食上以

慰祖宗之靈下以慰臣民之望終以成陛下之孝固不遑與大抵父子至情形氣相屬一日不見尙爲倚廬今陛下垂拱神京俾二梓宮遠在承天而獻皇帝太皇太后在天之靈安之否乎陛下至孝夙成安之否乎臣知其必不安也又有謂風水之說者謂陛下入繼大統爲顯陵所鍾此尤臣所未解也蓋陛下繼天而爲之子承統而爲之君祖宗之正傳是祖陵神氣之所鍾也皇天之子是天地精華之所鍾也一方之氣臣庶之所萃爾陛下聖神文武直趨堯舜謂顯陵所鍾遂不欲遷豈不異乎況陛下至孝過戚體覺清癯上焉昭聖太皇太后下焉皇子能一日不念陛下乎又陛下能一日不想念乎此又子母父子之至情宗社臣民之至慮也臣又聞乘輿所經之地民皆扶携老幼擔荷而逃有司至不能禁閭里空虛烟火消斷雖啓行在道勢或難行茲理所必然非臣之過計也臣一介草茅世受國恩朴忠所發敢自隱默伏惟陛下念典禮之重寬斧鉞之誅俯從臣言則天下臣民豈勝慶幸

請奮乾斷戮奸黨以清仕途疏

岳倫

臣聞人臣之惡如人之有癰疽大臣之惡如癰疽之在心背治之不豫且決

而患入五內則不可瘳治矣臣切見今大學士張璁桂萼際遇聖人躬逢昌運陛下推誠心膺雖古大臣何以加諸分當竭死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奈何壬人凶德淺器小才播弄威福紛更舊章言路之地盡置私人銓衡之司悉樹黨與忠良斥逐讒諂雜進使陛下徒抱憂天下之心而不獲收太平之效者皆璁萼爲之也本年七月內先該給事中孫應奎奏劾荷蒙陛下卽誅罰各賜懲戒中外欣欣莫不舉首加額爲璁萼者宜反躬內咎回避賢路以恤人言奈何饕餮心覲顏居職如故繼而給事中王準以陳蕃李夢鶴微事言之蓋不欲顯言其惡卽古人帷簿不修之意而璁萼猶爾不逞凡因事大辯是準徒欲以衣冠加之狙猿而不知狙猿之不可以衣冠加也及其三復猖獗而陛下復以溫旨答之正欲全所謂君臣始終之義爲璁萼者誦陛下之言感當捐生愧當就死奈何猶大言於朝曰今日朝廷所賜何物復遣何人慰諭此小人之計不過欲以此張大以恐喝言官耳此臣所謂心背之癰疽也奈何惜一朝之痛而使大潰腹心哉謹按璁萼一則凶德自恣重摧士節一則陰猜夙成暗移元氣自專政以來若報復私讐傾陷善類公行賄賂進用匪人其關係一人一家一時一事不能悉舉姑以立黨亂政移易人心

壞祖宗之法阻中興之治遺後世之憂者爲陛下言之夫文選進退百官者也科道舉劾百官者也璫萼欲箝制百官以立威中外故樹立黨與少忤違者則黜劾之依附者則遷舉之布列內外多門下私人是以萼爲尙書則改周時望爲文選郎中璫以王激爲文選主事夫周時望萼之親家也王激璫之外甥也楊麒萼之鄉里也今周時望出而胡森入是文選非萼黨則璫黨文選官盡出璫萼之門矣至六科十三道則夏言李鶴鳴敖鉞等朝夕與謀出入門下故舉劾則令科道進退則令文選頤指氣使何異鷹犬故疏奏未經陛下之目而藁已先達二人之門是以公卿大夫咸出其門用舍黜陟悉由於己引外而內由微而顯者不足言甚有白手得官無賴驟富親戚鄉里通歷顯要彌縫明主牢不可破假考察以擯斥撫按風力之臣乘朝覲以罷去內外忠讜之士夫富貴福澤小人所趨而摧挫困辱中人所難以不變故今二三年來朝官搖手道路側目羣黨璫萼持禍福之權以橫行於下而陛下殆孤立於上矣今天災地變物異人妖雜見明主之世然則璫萼之誅豈在江彬錢甯之下哉此小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欲爲明主一言而死也抑古人有言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誠使宰相得人

則六卿協位百官効職陛下以甄別人物責吏部以會計出納責戶部以崇重教化責禮部以張皇征伐責兵部以按罰凶德責刑部以經營揀度責工部以激揚風紀責都察院是興道致治本於九卿陛下謂今日爲九卿者皆陛下天下之才乎抑皆璫萼門下之黨乎前日尙書高有機劉麟各假一事罷去此陛下神鑒幽覺有非人所能測不動聲色消二黨於旬日之間非天生聖人其能剛斷若此耶有君若此而所爲若彼臣故曰璫萼之誅不在彬甯之下也雖然人才難得而大臣之才尤難在唐虞之時不過曰九人而已何也所謂大臣者非徒以其才耳必也歷年多經閱世故也久慮事有遲回謹重之意而不利於見小欲速之政謀國存懷大寬厚之體而不傷於鄙吝刻削之爲納天下於禮樂教化之域而養之以忠厚廉恥之風故曰大臣之道曰德曰望曰才夫身有之謂德聞而服之之謂望濟其德不妄其施之謂才陛下試觀之璫萼果其人耶是故一物失和宰相之責古人有以災異自陳策免省故今一被論劾輒肆妄辯豈古大臣引咎責躬之意耶更願陛下鑒立黨之禍關於宗社而治亂之源係於用舍以陛下憂之而不足璫萼亂之而有餘何也陛下一人治之而璫萼以羣黨壞之類斥羣擠空人之國

故時人有持權方二載暗換一朝人之謠至若揭帖之薦劾有非臣下所及知者惟陛下今日思之彼所薦者何人爲德何人爲才何人有裨論思何人有益啓沃果如二人之言乎其是其非蓋莫逃於陛下洞察之下矣伏乞大奮乾斷將聰尊明正典刑以爲大臣背君負恩之戒仍清汰吏部諸臣以適爲治之路起用海內宿望舊德同輔臣以共收太平之效外此則陛下宵衣旰食事事而興之物物而料之將見一事起一害乘一利興一弊隨今日某官建某事明日某官革某事破資格者啓倖進之門守常調者就因循之弊卿相不得人亦何以謀天下之政哉欲卒遂陛下治天下之心成中興之治其大本大源端在於此此外無餘策也如蒙准奏伏望以臣言下之內閣下之九卿下之科道下之部署有不如臣言者請斷臣之頭以謝聰尊以謝誤陛下社稷之罪臣實甘心焉

請蠲負糧疏

岳倫

臣於嘉靖七年十二月內禮部題准前往山西王府齎送明倫大典由大同鴈門至太原府一春無雨千里赤地所過鄉村蕭然無鷄犬之聲雖笄女室婦身無完衣臣隨問吏皂皆言舊年因朝廷有免糧詔書所以秋冬不曾上納及至今

春催徵無處補辦多所逃移就食各處臣自惟國之所賴者民今逃亡如此豈惟舊糧拖欠地既拋荒新糧何從出納輾轉相繼恐無復業之期矣至省城會布政司官臣問曰去年稅糧詔書曲盡民情乃朝廷矜憫百姓至意當時朝野歡騰感激無地諸君何爲不仰承休德以惠此窮民耶衆皆曰各省之糧乃王糧邊儲所取足者今蠲免則今年王府並各邊皆當緘其口矣此戶部所以又行文追徵也夫爲此言者亦未爲盡失但是居常守經之言非救荒通變之術若只知糧自地追而不知糧從地產使今年再歛必民逃地荒將追諸地耶誠如所言則是孤朝廷之意而坐視百姓之死矣及過潞城武安涉縣河南一路見扶老携幼相踵而行臥屍橫道嗅氣四觸行者避之野無衣甲樹無完膚號哭之聲滿路聞者莫不流涕涉縣方知縣告臣云前日外縣審戶某人告云彼食我兄某又告云彼食我子而彼民則云彼時亦曾同食許推官告臣云靈寶縣鄉村聞有司賑濟呼聚入城點審之間一時餓死數十百人縣官盡埋之城隍廟後街坑內臣聞此言泪下沾襟不能仰視竊聞饑氣重則傳蒸疾屍氣重則傳疫疾怨氣重則傳鬱疾三者皆凶年所必至也自惟職非有司既不能承德意以活饑殍官非言責又不敢述

民隱以達朝廷徒自哽咽而已過武安中途遇雨地頗沾足次日見道傍婦女皆拖犁以代牛耕臣喜曰春雨及時秋尚可望須臾見徧地拿人臣問之云各王府殿下自行縣追糧縛去各戶追徵百姓見臣詢問皆呼聲動天擁不得行行至臨洛驛得邸報見陛下憂旱出郊祀天臣仰而歎曰桑林之禱何以加此聖人在上豈忍負之乃始敢以所見輒塵天聽豈忍避出位之嫌以坐視溝壑之民哉切思王糧邊儲雖不可缺而遇變救荒亦自有處若奉行者以陛下免糧之心爲心以陛下出禱之心爲心以陛下居崇高而憂閭閻之心爲心則呻吟垂絕之民無患其不更生也臣又聞彰德迤南並山東饑饉尤甚伏望俯察臣目覩之荒勅下該部於被災重大地方每省差素有風力心計科道官一員星馳前去將拖欠錢糧照依前旨觸免使有力者尙得乘時務農爲來歲貧富相資爲生之地無力者設法周處復業不使有坐視枕籍溝途之慘救荒之政旣行然後徐爲祿糧邊儲之議若復下議行文則動經累旬而百姓奄奄垂死恐不可待矣况前時免糧詔旨文移豈止一次陛下憂恤民困豈止一時而錢糧依舊追徵窮民仍就溝壑使陛下愛民如子之心生於心而不得達於政發於九重而不得達於閭閻所謂黃放

白催之文雖豫戒之而徒視爲行移也計今者所差之官先出告示將邊糧免徵其告示務在文省字約不過數句若只書聖旨免糧四字尤爲簡切然後親詣別縣查某縣欠邊糧若干某縣錢糧可補若有不盡足同府州縣官商確設法轉置轉縮爲贏不聞三代以前盡是豐年遇荒之時止是坐視其守巡守令有能設法補完前項錢糧者吏部豫懸陞格否者黜罰以示勸懲夫錢糧總之戶部則數多而難處散之州縣則數少而易完正如庶人家平時則諸子羣僕取給於主翁雖多而不覺其難至貧時則諸子羣僕分贐於主翁雖貧而不瀕於死若只取給於主翁而衆皆袖手則內無所積外無所入其將何以爲家耶行臣之說利在差官不差官則有司無所督責陛下憂民之意雖切而不得達而差官又利在自願則樂於趨事而志必堅不阻於難而事易集况今時勢皆難公私並困非有才識者不能處非有仁愛者不肯處非有力量者不堪處若只如常薦舉二三人有才或長於他而短於此心或馳於大而忽於細力或安於逸而不堪其勞政與心違事與人異乃望其因難就易轉死爲生亦弗濟矣此臣所謂差官又在自願也蓋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豪傑之才人所獨異况今堯舜在上百執事咸欲自効以

拔出流俗必有具全才者出而應陛下之詔以上分陛下之憂者也其被災州縣仍急選新進士老成者督令作速赴任庶得及時以裨益民生不必拘八月六月開選如往年亦不必拘某起某止爲內某起某止爲外如常選也詩云周爰諮諏言使臣當每事訪問也况今皆臣目所覩見傷於心而有不忍訪問者乎又曰每懷靡及言使臣當常若懷思有所不及也况舉目盡可痛之人而有不待思者乎此臣情迫於所難堪而言發於所不忍也聖明試垂聽焉

籌邊計疏

岳倫

臣於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本縣百姓郭鼎等往大同買賣回縣報稱軍士作亂殺死總兵等情二十八日復得邸報彼處撫巡等官奏報前情奉聖旨兵部便上緊看了來說臣不勝憂惶臣聞大同軍士往年嘗殺都御史張文錦矣旣又砍傷總兵官桂勇並殺死勇子姪家人矣今此舉是第三次作亂也聖人在上聖神明睿乃武乃文廟堂有運籌帷幄之臣邊塞有折衝禦侮之將猛士如雲謀臣如雨前者又嘗下原有之詔矣聖思浩蕩彼復不悟妖孽再作罪惡貫盈神人共怒天威大奮共進兵征討必矣臣尤慮撫巡鄉官在利害中猶爲生死所携者鮮不

恐惑爲彼陳乞又國家全盛士大夫鮮見兵革彼中地方人情多不諳習言利害者計難易司錢糧者計勞費狃於宗室良民者爲玉石俱焚之說有一於此皆足誤國事惑聖聽而阻撓大計萬一復蹈往年故智殺無干乞丐數十輩以緩王師則天下之事去矣此臣所以不避疎遠之嫌願爲陛下一言也恭惟宗祖開國內輕外重材官健卒環列九邊而內郡無兵其在畿輔者雖重不足恃設今不處若諸邊負恩效尤殺害大臣易置將領異時陛下將復誰討耶伏乞大奮天威一意征伐况總制侍郎劉源清都督邵永巡撫都御史韓邦奇皆忠義謀略不自辜負若一以委之必當克稱上意蕞爾大同不足平也夫兵無常形應無常法隨機者得適度者失臣二千里外豈敢言兵但願陛下揭天地之義嚴綱常之分銳意進兵志在必剿而已其征討之方攻圍之法臣前所謂責在劉源清等非小臣所能逆料預定也往年侍郎胡瓚用兵大同經臣原籍宣府時臣爲舉人曾上書軍門下及以書抵巡按御史王官大意謂處利害之內者其謀論不足採是大同鎮巡鄉官父老之言不可聽除蛟龍之害者則綱罟不足惜凡一切宗室官吏良民玉石俱焚之說不必講昔漢高帝聞楚烹太公卽欲解成臯圍去張良爲分羹之說

以給之項伯謂高帝不顧家太公得不殺使當時乞哀求請則愈求愈嗇而太公或未必歸是舍之乃所以取之置之乃所以請之也又謂制堅城之敵者其攻取不可急今時當隆寒官兵不必頓之城下只於三五十里如聚落等驛懷仁等縣環而駐之以遏其樵爨使錫臙溝之炭二月不入四方之糧三月不至可以坐待彼之斃矣然後索百則得百索千則得千按而誅之擇而宥之則威福之柄在朝廷矣昔澶淵之盟寇準謂以戰盟則盟在我而可堅以求盟則盟在彼而易叛今切不可使朝廷之赦在彼也又謂大同一隅九邊觀望今日以諸邊討一隅其爲力甚易萬一附和聲援相爲羽翼勢必悉天下之力以討之昔人謂失河北是失天下矣討大同所以爲他日九邊計也計九邊所以計天下也今日之舉當以理勢論不當以難易論當爲異日計不當爲目前計又謂鴈門迫近大同恐諸兇窮則南掠山西若稍留兵以守鴈門則北兵不能入而遣兵東塞井陘西駐蒲和南阻沙澗以守黃河之險則太原河東百萬生靈無以自存緩急非歲月之兵可取也若不能過鴈門是西向則榆林東則宣府保彼無能爲矣時瓚皆不能聽但縛其亡命史祥卿等數十人至宣府送馬數千匹布數萬疋銀數萬兩卽班師去時

嚴冬令宣府軍士爲彼解送錢糧軍士咸扼腕不能平瓚知之不恤也時臣謂僉事王謳曰此屬盡爲身謀辜負國恩不數年當卽復作若少示紀綱號令則亂速而禍小事姑息羈縻則亂遲而禍大今不幸而臣言中矣又見邸報推魯剛鎮守大同督其上緊赴任使一入大同城便爲彼所牽制不如別給符印令駐陽和城得便宜調遣而各城之兵亦各有所繫束不敢携貳觀望仍別推管糧郎中一員共駐陽和以供軍士月糧以明示置大同城於度外則進退伸縮在我矣疏成讀之臣妻曰今宣府及京師徧皆大同探諜萬一其言不行我家灰燼矣臣叱之曰我家世受國厚恩享金紫梁肉六世我復登聖人朝進士內外又竊祿八年使我如不言今宣府無京官士夫無知大同消息者萬一彼中撫守官再爲往年之舉復事姑息是俾朝廷無大同也無大同是無九邊之漸也尙何以家爲伏願陛下是征討之議牢不可破念全城之下攻圍之始萬一少有却挫慎無使書生輩從而指議其後則謀者當自出奇勇者當自効死視彈丸大同之地如太山壓累卵矣疏成漏下已二鼓山縣無知韻書寫本者顧例當用印事勢促迫昔人謂軍中書不擇法字乃昧死如常書上陳伏惟陛下矜其愚妄下之廷議付之本兵則千